

今宵好向郎边去 小楼吹彻玉笙寒

第 二 十 八 章	233
提携汉节同生死 几时真有六军来	
第 二 十 九 章	241
花开花落自有时 万紫千红总是春	
第 三 十 章	251
西风不见季鹰归 红巾翠袖英雄泪	
第 三 十 一 章	259
众里寻他千百度 天涯芳草无归路	
第 三 十 二 章	268
男儿到死心如铁 别有人间行路难	
第 三 十 三 章	279
天下英雄谁敌手 将军百战声名裂	
第 三 十 四 章	287
二十四桥波心荡 小红低唱我吹箫	
第 三 十 五 章	296
山河破碎风飘絮 不指南方誓不休	
第 三 十 六 章	308
宁可枝头抱香死 正气凛烈万古存	
附 录	318

唐朝灭亡以后，中原地区有五个政权依次更替，即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与后周，这一时期被称为“五代”。赵匡胤陈桥兵变、黄袍加身，欺负孤儿寡母，篡了后周，建立宋朝，结束了五代乱世。而从唐末跨越五代直到宋初，在中原政权之外，存在过许多割据政权，其中的前蜀、后蜀、吴、南唐、吴越、闽、楚、南汉、南平、北汉被统称为“十国”。这个历史阶段，就叫作“五代十国”，也可简称为“五代”。比如唐末诗人韦庄，就有人将其归为五代。

五代是一个词人迭出的时代。其中在诗词史上，最重要的角色是定都金陵、占据江淮地区的南唐。

| 干卿底事 |

南唐第一位著名词人是冯延巳，又名延嗣，字正中。他的出生比温庭筠（字飞卿）晚九十多年，比南唐后主李煜早三十多年，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。晚清著名词评家陈廷焯评论道：“正中词为五代之冠，高处入飞卿之室，却不相沿袭，时或过之。”虽然冯延巳与温庭筠并非同时代之人，但后人却常将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评价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，张惠言先生（清代词人）认为温飞卿之词有“深美闳约”的意境，但我觉得这四个字只有冯正中才足以当得起。我们来看看冯延巳的名篇《鹊踏枝》：

谁道闲情抛掷久？
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。
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辞镜里朱颜瘦。
河畔青芜堤上柳，
为问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

独立小桥风满袖，平林新月人归后。

春日一派好风景，但是没有正确的人陪着，就更容易发愁，相信大家对这一点都感同身受。当然，你即使有此感受，也不敢对正陪着你的人承认，我相信你对这一点也会内心暗自同意。赏花愁，对镜也愁；家里愁，出门还愁；白天愁，夜里继续愁，只好每天借酒浇愁，“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辞镜里朱颜瘦”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虽然我不大欣赏这个调调，但不得不承认这个“病”字算是将颓废美写到了极致。能在艺术的任何一个方面做到极致的人，都值得钦佩。

冯延巳的才华一流，但人品却令人不敢恭维。他历仕两朝，三度拜相，与他并列宰相之位的孙晟就很瞧不上他，讥诮他“善柔其色”去巴结君主。冯延巳作品中名气最大的，应该是这首《长命女》，正好可以作为例证：

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。
再拜陈三愿：
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健，
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长相见。

这首词中的“君”字有双关之意，借女子为郎君祝寿之口，实则是在为君王山呼万岁，希望自己得到长久的赏识重用，不要离开政治权力中心，所以有人说冯延巳词有明显的“臣妾心态”。如果说这种心态在《长命女》中还若隐若现的话，在《谒金门》中就一览无余了：

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
闲引鸳鸯香径里，手授红杏蕊。
斗鸭阑干独倚，碧玉搔头斜坠。
终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

此词不但“皱”字有双关之意，明着是说水波被风吹皱了，暗着是说心情被漫长的等待拖皱了；而且同《长命女》一样是用“君”字双关，明着写女子在春日里思念郎君而百无聊赖，心中颇有抱怨之意，暗着抒发盼望君王眷顾宠信的心情。

如果这只是一首闺怨词，那么毫无疑问是第一流的佳作，但如果考虑到这也是一首抒怀词，我们在其中就不大看得出土大夫的独立人格，只看得到一位

姿态很低的臣妾。有人觉得冯延巳只是写闺怨，不见得有什么深意，那真是低估他了。

冯延巳的君王，《谒金门》的实际被献与者南唐中主李璟可是看得懂冯延巳想表达什么。有天李璟闲来无事，就问冯延巳：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意思是说，就算东风吹皱了一池春水，郎君没来，但人家郎君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又关你什么事！李璟和冯延巳的关系很不错，在李璟十几岁还是王太子时，二十几岁的冯延巳就开始陪伴他一起愉快地玩耍了，这个关系有点像康熙和韦小宝的总角之交。李璟这句话虽然是在开玩笑，但多少也有敲打冯延巳的深意在其中：虽然你是寡人宠信的大臣，可也没资格抱怨寡人同时宠信别人吧？别犯这种小心眼的错误。

冯延巳一看，自己写词抒怀邀宠，本来想拍个马屁，结果拍到了马蹄上，这个质问很难直接回答，干脆就不回答了，于是恭身道：“微臣这句，实在远不及陛下的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啊！”看起来答非所问，却是给君王戴了一顶大大的高帽。李璟闻言，抬头捻须，龙颜大悦。从这个故事一方面可以看出冯延巳的机敏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善于逢迎的品性。俗话说“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”，可谓洞悉人性。

| 小楼玉笙 |

李璟，字伯玉，是南唐开国之君烈祖李昪（原名徐知诰，南吴大将徐温的养子）的长子。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本来是皇帝的称号，但在日益强大的后周的威胁下，不得不削去皇帝尊号，改称“国主”，所以史称“南唐中主”。李璟也是一位著名词人，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被冯延巳大力吹捧的这首《摊破浣溪沙》：

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
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
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
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阑干。

《摊破浣溪沙》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词牌《浣溪沙》的变调，是在原调的上下阕最后各增加了三个字，并将韵脚移到了结尾。菡萏，如今的人不大熟悉，





其实就是荷花的别名。《西游记》里观音菩萨莲花池里养大的一尾金鱼，将一枝未开花的菡萏炼成九瓣铜锤，武功高强，后来逃到通天河里成了妖精，和齐天大圣的武力值不相上下。

李璟此词描写了一位女子的悲秋之情，思念远在万里之外的鸡塞戍边的夫君。冯延巳奉承李璟的悲秋之句远超自己的思春之句，本意固然是吹捧君主，选了这句，也算是很有眼力了，因为它后来果然成为千古流芳的名句，苏东坡、王国维等名家都对其赞赏不已。有一次，王安石同黄庭坚谈论南唐的词，就说最好的便是这句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”了。

对于王安石的这个评价，估计今天的大多数人不会认可。纵然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确实上佳，但南唐绝对还有远远超出此句的好词，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那不只是南唐最好的词，还是可以排入“中国历史十大好词”之列的名作。这首词的作者就是李璟的儿子——南唐后主李煜，比他父亲的名气要响亮得多。

| 后主即位 |

李煜是李璟的第六子，原名李从嘉。按道理讲，本来君位怎么也轮不到他，因为李璟的法定继承人是皇太弟李景遂，而且李从嘉的上面还有一位非常有胆略和军事才能的长兄李弘冀。李弘冀一心想继承父亲的位置，一面在父皇面前挣表现、排挤李景遂，另一面对这个聪敏的六弟很猜忌。李从嘉为了避祸，经常不做正事，跑去江边垂钓，一混就是一整天，还写了两首著名的《渔父》，故意流传出去，以宣扬自己的遁世之心，其一是：

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桃李无言一队春。
一壶酒，一竿纶，世上如侬有几人？

其二是：

一棹春风一叶舟，一纶茧缕一轻钩。
花满渚，酒盈瓯，万顷波中得自由。

清初诗人王士禛那首嵌入了九个“一”字的《题秋江独钓图》，很明显是从《渔父·其二》中化来的：

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丈丝纶一寸钩。

一曲高歌一樽酒，一人独钓一江秋。

李弘冀一看这个六弟醉心于隐士诗人的生活，无意争夺储君之位，便不再以他为潜在敌人，转头去专心对付叔叔。通过建立战功、逼迫李景遂辞去皇太弟头衔后，李弘冀如愿入主东宫。为了斩草除根，他又派人毒死李景遂。李璟查出实情，盛怒之下废了李弘冀还没有坐热的太子之位。次年，李弘冀病逝，李璟立李从嘉为太子。这真是不争不抢，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，正好砸中李从嘉的脑袋，虽然这个馅饼可能并非他真心想要。

李璟病逝后，李从嘉即南唐国主位，改名李煜，字重光。新皇帝登基时，经常给自己改一个比较生僻的名字，一来是为了和兄弟辈拉开距离，二来是让臣民避讳起来比较方便。皇帝的名字如果太常见，会带来无数的改动工作，比如唐太宗的名里有个“民”字，从汉朝起就开始设置的“民部”便不得不改为“户部”。“煜”字是明亮的意思，加上“重光”，总之就是很光华璀璨了。给自己改成这样的名和字，大概是希望前途一片光明。

李煜在二十五岁风华正茂之时即位，此刻他的天空其实是一片阴霾的，因为亡国的危险从他即位之初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般悬在头顶。之前他父亲在北方后周的强大压力下，已经去了帝号，现在李煜面对的是篡夺了后周且更加强盛、有一统天下之势的宋朝，自然更加岌岌可危。李煜对自己所处的困局无力回天，干脆纵情声色来麻醉自己。他前期的词作主要是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，其中最有名的是这首《菩萨蛮》：

花明月暗笼轻雾，今宵好向郎边去。
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
画堂南畔见，一向偎人颤。
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。

| 大小周后 |

李煜十八岁还为太子时，娶了一位名叫周娥皇的妃子。娇妻常常“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”，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蜜里调油。李煜即国主位后，册封周娥皇为国后，史称“大周后”。李煜和大周后都沉迷于音律，夫妻俩琴瑟和谐，很有共同语言。婚后第十年，大周后病重，李煜每天早晚都来陪她吃饭，汤药也要自己先尝一下才给她喝下，有时候陪夜几个晚上都衣不解带，作为一国之主，





实属难得。可惜这个“娥皇”的名字起得不好，我们知道帝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是二女共侍一夫，都嫁给了帝舜。父亲敢给自己的女儿起这个名字，就要做好将来两姐妹有类似命运的准备。

有一天，大周后突然发现貌美的亲妹妹出现在宫中，不禁吃了一惊：“你是哪天进宫来的？”妹妹年纪尚小，不知道姐姐担心哪方面的事情，老老实实地回答道：“进宫已经有几天了。”大周后一听大怒，妹妹进宫几日了，自己居然都不知道，那八成和李煜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，于是翻身向里睡去，一直到病逝，再也没有将脸露出来过。这段故事可不是稗官野史，而是采自陆游所撰的史书《南唐书》。大家都知道陆游是位诗人，可能还不知道他同时是位史学家。

娥皇病逝三年后，她的这位妹妹被继立为南唐国后，史称“小周后”。史书有言，小周后自姐姐逝世后就常在宫禁之中，所以后主才有“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”这样的艳词流传于外。可能李煜是想等到为亡妻的三年服丧期满，再正式立小姨子为后，那么这首词所描写的，可能就是在此之前李煜与小周后的一次私会。

| 熙载夜宴 |

虽然李煜的治国才能平平，但他并不是昏君，更不是暴君。他心地仁慈，刑罚宽松，曾经多次亲自到大理寺审案，释放了很多冤枉或者罪轻之人。遇到不得不判死刑的案子，他还忍不住为之流泪。中书舍人韩熙载为此上书道，审案这种事情嘛，自有专业的司法人员掌管，君主亲自驾临那种地方，是不合适的，您这是同情心泛滥，好心办坏事啊，应该从您的内库私房钱中罚款三百万，以资国用。李煜没有听从韩熙载的建议，但也未因受到批评和罚款的逆耳之言而对他打击报复，反而觉得他忠心耿耿、有见识，打算重用他。

韩熙载，字叔言，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，曾经在唐朝末年得中进士，从家世到才学在乱世中都是凤毛麟角。他不但擅长诗文书画、精通音律，而且很有政治才能。李煜对于在南唐做官的北方人都心存防范，生怕他们故土情深、里通宋朝。某天有人密报李煜，当晚有多位朝中官员要去韩熙载家中聚会，对外宣称是吃饭宴乐，具体要谈些什么可就没人知道了。李煜心中疑虑，便派宫中最顶尖的待诏画师顾闳中和周文矩想办法夜入韩府，将他们的眼目所见都画下来汇报给自己。

顾闳中和周文矩这俩“人形摄像机”深夜进了韩府之中，只见灯火辉煌、高朋满座，来宾中有当年的新科状元、主管礼仪的太常博士、教坊司的管事，都是一群文艺中老年。在当红乐伎的歌舞助兴下，宾主觥筹交错，欢歌达旦。顾闳中凭借惊人的细节观察力，将韩熙载府中的整个夜宴过程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中，一回到宫里，即刻凭着记忆挥笔作画，完成了一幅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图中一共描绘了五个不同的场景，每个场景的主角都是韩熙载，将他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细致生动地勾画出来，包括他兴起时亲自挽袖击鼓的情景。李煜看了画，原来韩熙载只是喜欢醇酒、音乐、妇人，并没有背着寡人在和大臣们密谋什么，戒心一下子就减了不少。之后韩熙载在南唐累官至中书侍郎、光政殿学士承旨，一直是被李煜信任的近臣，并且得以善终。

画师周文矩同样也绘制了一幅图上呈后主，所以其实当初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一共有两幅，但周文矩所作的那幅已经失传，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只剩下顾闳中的作品。这是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一，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作品（有观点认为此画为宋人摹本），现在被完好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1990年还为其出过一套五张的邮票。

有人说每幅画中的韩熙载都没有笑容，说明他心事重重、韬光养晦，内心世界矛盾复杂，这种评论在我看来很不靠谱。精明的韩熙载不会没有注意到来宾中多了两位不请自来的宫廷画师，大智若愚的他若想故意表现得沉湎声色、毫无政治野心，一定会以愉快的精神面貌展现出对领导的满意和忠诚，而不是以苦哈哈的脸庞表现出对生活的苦大仇深。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就会发现画中每个人物脸上都没有笑容，所以我猜画中人物不笑是大部分中国古代画师的作画习惯而已。

无论是韩熙载还是李煜，都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本事。宋太祖赵匡胤攻灭南汉之后，李煜慑于宋朝的威势，“唐国主”也不敢叫了，进一步去了“唐”的国号，改称“江南国主”。三年之后，宋太祖遣使至南唐，诏李煜入京“祭天”。李煜当然深知此行凶险，对宋朝使者推辞说：“寡人体弱多病，受不了舟车劳顿，只怕会客死途中。之所以愿意屈节侍奉上朝，只希望得以保全祖先宗庙，想不到事情竟然发展到这样，那也只剩一死了。”

